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邪見可破仇恨難解

香港有政團自稱「民主派」，企圖壟斷「民主運動」。但是嘴巴說民主，落實則是獨裁，政團識之為「大佬文化」。有已故「大佬」平生最缺乏包容異見的風度，常說：「你不用對我講（你的意見），大不了我不要你那張選票！」口頭上的尊重都欠奉，其人雷聲鉅響若此！此圖夥後改名「泛民主派」，簡稱「泛民」。到了「泛民」內訌，又換個「非建制派」的新招牌。

2014年「雨傘革命」時「泛民」及其盟友原本說要「佔領中環」，卻跑去「佔領金鐘」，筆者尊重事實，正名為「佔鐘」。當年觀其言行，認為這夥人並未「泛民」，實是「反民」，將他們定性為「反民邪教」。這個稱呼非常平實，絕無誇張！

何謂「邪教」？首先要看類似宗教信仰的共同信念，然後邪教比傳統正信宗教還要多加「仇恨」與「無知」兩大特質。回顧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，2013年林慧思粗口辱警，2014年「雨傘革命、非法佔鐘」連年累積，再加2016年「魚蛋革命」，到2019年「時代革命」是總爆發，就是靠「製造無知，散播仇恨」起家。多年暴亂下來，猶幸傷亡不多，社會逐漸回復正常，與外國連綿的顏色革命比較，已算是香港人的偉大勝利！現在當務之急是亂後重建，筆者早在2015年已提出：「以智慧挽救無知，摧破邪見；以仁義化解仇恨，重建道德。」

前一半理論上易辦，實際上難行。比如說筆者早說香港政制是「行政主導」而不是「三權分立」，但是過去不

停有政客、教授、大法官……指鹿為馬，顛倒黑白。及至《香港國安法》出籠後，行政長官林太又再公開重申「行政主導」，然後意見多多的大法官等人才肯閉嘴不談「三權分立」。又如今所謂「爆眼少女」的謠言，明明只是「爆鼻」，二十幾歲還說成「少女」，實是博取婦人之仁式的同情。有醫生界「大佬」暗示那「爆鼻女」盲了，然後又有人鼓煽年輕醫護在醫院掩眼示威。於是有大量中學生師信信謊言，不少中學生便參加暴動，殺人放火的膽也練出來了！筆者可以說得大口氣一點，就憑潘國森一人、一嘴、一筆，有足夠本領以事實摧破整個「反民邪教」製造的無知和灌輸的邪見。可惜學理累積不能轉化為政治能量，就算給筆者足夠的發聲渠道亦無用。匿名急症室醫生都說該女中彈盲了，潘國森卻說打中鼻樑未盲。如果市民大眾覺得醫生更可信，也是比較「合理」的！

「反民邪教」過去讓「仇恨」和「無知」在「教眾」群中火乘風勢，至於燎原。筆者以為應「以仁義化解仇恨，重建道德」，但自慚德薄才疏，無能為力。我們社會的宗教家、教育家願意肩此重任嗎？情況絕不樂觀！

香港社會流傳江湖的「匪黨道德」有一條「禍不及妻兒」的說法，不知是否江湖共識？活在當下香港所見識到的，卻是中學教師狂言「黑警死全家」，然後得到背後辦學宗教團體姑息。參加「時代革命」的小孩又將「禍必及妻兒」掛在口邊。

「反民邪教」如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潘國森對香港社會的前路實在未敢樂觀！ 「仇恨無知到爆眼」之二



思旋 恩旋天地

接種疫苗好處多

《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》經歷3個月立法工作後，終在立法會三讀通過，並於上個月31日刊憲生效。

香港回歸祖國24年後的今天，新選制開啟了香港新篇章。曾幾何時，香港曾受某些「反中亂港」分子挑戰中央管治權及阻撓特區政府正常施政運作，企圖危害國家主權安全。幸而，中央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，終在本年全國人大會議決議堵塞制度的漏洞，撥亂反正，獲得特區各界全力支持，確保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，實現特區良政善治，彰顯香港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進入新的民主進步。

從中央領導人至特區官員講話中，我們領悟愛國者標準是真心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，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。

至於對管治者的要求是需為堅定愛國者，全面準確貫徹「一國兩制」方針。堅持原則，堅持信仰，敢於擔當。胸懷「國之大者」。有容乃大，精誠團結，積極保障香港市民行使民主權利。

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刊憲生效後，香港官員將進入全力以赴籌備未來三場選舉。願積極參與選舉之人士，首先是要識讀有關新選制架構、職能和責任，確保三場選舉能在公平公正中舉行。

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是各界共同的責任，防止「港獨」等亂港分子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管治架構，破壞香港繁榮安定。港人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眾官員必然全力支持這次選舉制度改革，尊重中央事權，香港將全面配合，確保國家安全。

擾攘了年餘的新冠疫情，經中央及香港共同努力下，最近疫情已有放緩並試過成功「清零」。遺憾的是，香港人對接種疫苗反應並不算熱烈。後經特區政府和包括工商各界的努力，利用種種誘因「出招」鼓勵市民打針。最近市民接種疫苗人數已持續增加，執筆之時，據說接種首針疫苗人數已達兩成人口之眾。特區政府表示公務員每接種一針疫苗便有一天有薪假期，料有私營市場老闆會相繼效倣。

除了以種種誘因鼓勵市民之外，應加強公關宣傳，特別是邀請專家講解有關接種疫苗的好處多於壞處，需要更密切澄清有關接種疫苗的假新聞。

證券市場中有關「五窮、六絕」的魔咒，今年似乎並不兌現。所謂「五窮」並不窮。5月中國滬深兩大市場飆升，帶動香港證券市場重返29,000點以上。尤令好友興奮起來：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，櫃檯上放着豆腐乾、百葉包、茴香豆等「過酒坯」（下酒菜）。櫃檯一端，豎着「太白遺風」青龍牌。牌下放着一盤盞盞。酒店的風貌依舊，但前來光顧的，卻已不再是出苦力的「短衣幫」和闊綽一點的「長衫客」了。來自天南地北的幹部、工人、知識分子……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或西裝革履，或穿紅着綠。他們彷彿被某種看不見的力吸引着，都興高采烈地慕名而來。

愛心作家 新書魅力

「十年補天，借你看！」康妮給我陳葢校長的近作《十年補天》，封面是陳校長遠望遠方的照片；康妮這小女子一直在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任義補老師，已封陳校長為偶像了。

十年，武俠世界有十年後華山論劍；但看書中的大事年表，深信陳校長過去十年，為基層青少年學子提供義務補習及支援，實行有教無類，為這工作付出了極大的能幹和心力，此十年是荊棘滿途，非論劍可比。

陳葢有另一身份是作家，我對作家陳葢的認識，要回到20年前，我擔任雙年獎兒童文學組評委時，那一年，陳葢創作的《青春出於藍》脫穎而出，此本少年小說題材寫一群熱愛籃球的青少年生活與理想，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勵志小說，故獲當年的首獎。除了文學，陳校長最關心教育，若閱讀過他的教育文章或《師語錄》專欄，就會明白他的教育熱誠和理想，他相信在今日如閉關的教育制度外，改變是唯一的出路。若不能改變整個制度，他只好「在體制外自行找方法實踐理想」。我的一些文學活動場合，都常有緣遇到陳校長，每次他都會熱心告訴我新的工作和行動：例如才藝中心成立、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、飛翔教室等等；十年人事，陳校長是愈創愈新，更愈變愈新，他心中那團火也愈燒愈旺。

在我的文友圈中，另一位我認識的愛心作家——金鈴，她在今年亦做了「悅讀金鈴二十年」的相關活動，包括網上票選讀者最喜愛的金鈴作品、《石板街火車站》新書發布會等；金鈴寫旅遊文學而著名，她自謙地說：「想不到疫情下無法周圍飛去旅行，反造就了自己寫長篇小說，及為寫作20年做小總結。」

金鈴這位現代女性，是時尚不隨俗的，散發着自然美的氣質。20年期間，出版了49本書，真不簡單。她是醫護工作者，除了很多時間心力都放在醫護工作上，她更熱心寫作和公益工作，曾擔任了苗圃的茶馬古道「助學推廣活動大使」，積極參與多年苗圃行動中國助學及社會服務等工作，真是美麗而有愛心的天使！

金鈴在送給讀者的紀念書上這樣寫：「讀者的生活因作者而豐盛，作者的生命因讀者而長青。」疫情無阻陳葢校長和金鈴這兩位愛心作家，他們用積極行動，向讀者展示生命之豐盛，為求理想，無悔燃燒心中的一團火。 作者供圖



●金鈴新書發布會上！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三孩新政與生活壓力

內地的生育政策，因應社會變遷而制定，從一孩至二孩，最近放寬至三孩，其中的原因包括人口老化對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。縱使放寬了生育數目，但新一代尤其是居住城市的年輕人，許些都表示會細心考慮，認為生育孩子是個重擔，也是長時間的責任。有專家已呼籲當局要加強支援和資助，如託兒服務、教育津貼、住房等，以減輕因多生育而引致的壓力。

事實上，在一孩政策下很多父母都把大部分金錢和心力用於栽培和照顧獨子，個個是寶貝。一下子教養成本大大提高，且成了社會風氣。成本概念改變了不能回頭，放寬至二孩政策時，許多夫婦難以支付倍增的養育開支為由拒絕多添孩子。

加上近年內地經濟發展急速，城市青年人感到追趕步伐快得令人喘不過氣，有些思想較負面的，認為自己無論如何努力，在事業、金錢和感情上都難以成功，走至極端是以消極的心態過

活，於是社會出現了一群「躺平族」，終日躺在家裏，不婚、不育、不消費。難以想像他們往後的日子如何度過，老來不成就成為貧困的獨居老人？不事生產的青年人不單阻礙社會經濟發展，也是社會的一大負擔。

愈來愈多消極的年輕人，這現象出現在很多發達的國家和城市，例如日本有所謂的「御宅族」，終日躲在家中，不外出、不交際、不工作。又有「低欲望族群」，僅過着最基本的生活，打打散工，足夠餬口便滿足。在韓國昂貴的生活指數，令青年人對組織家庭帶來的龐大生活壓力感到恐懼，於是出現大群三棄世代 (Sampo Generation)，放棄談戀愛、結婚和生育子女。這些傳統的枷鎖男女都在逃避。香港樓價長年位處世界頂峰，新一代也為居住問題選擇遲婚、不婚、不育等。

看來幫助新一代解決生活壓力，是處理人口老化之前更迫切的問題，只要新一代對未來看到希望，他們才有動力成家立室生育子女。



戴永夏

那年，在咸亨酒店

咸亨酒店這個名字，還是上初中時，我從魯迅的作品《孔乙己》中知道的。當時由於同情孔乙己的不幸遭遇，厭惡那些嘲笑挖苦他的喝酒的人，「厭烏及屋」，所以對這酒店也沒有什麼好印象。

以後，我從閱讀中進一步了解了咸亨酒店的前世今生。原來這家酒店建於清光緒甲午年（1894年），是魯迅的堂叔周仲翔等在紹興城內的都昌坊口開設的。店名「咸亨」，取自《易經》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」之句，意謂酒店生意興隆，萬事亨通。儘管店名取得很吉利，但因經營不善，只開了兩三年，就關門大吉了。直到1981年，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00周年，塵封多年的咸亨酒店才重新開業。重開後的酒店保留了原來的風貌，再現了原來的陳設，突出了原來的風味，所以南來北往的顧客絡繹不絕，酒店成了人們參觀魯迅故居、重溫魯迅作品、感受孔乙己們血淚史的重要場所。

有了新的認識，我也改變了原來的印象，很想有機會，親眼看看這家小酒店，品嚐一下紹興老酒茴香豆，體驗一下孔乙己的苦樂悲歡……這樣的機會終於到來了！

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個夏天，我到杭州組稿，任務完成後，特意繞道紹興，瞻仰這座歷史文化豐厚的江南古城。那天參觀完魯迅故居，已是近午時分。街上行人熙來攘往，拖着長腔的叫賣聲不絕於耳……在穿着入時的人流中，偶爾也夾雜着幾個戴舊氈帽、穿長衫的老者，彷彿歷史在這裏遺落了什麼，使人立刻聯想到魯迅作品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……這裏畢竟是魯迅的故鄉啊！

從魯迅故居西行不遠，只見在眾多的店舖中，「咸亨酒店」四個黑漆大字赫然在目。我心中不禁一動，這就是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嗎？

急忙來到店前，仔細端詳。眼前的一切，立刻同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的描寫吻合起來：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，櫃檯上放着豆腐乾、百葉包、茴香豆等「過酒坯」（下酒菜）。櫃檯一端，豎着「太白遺風」青龍牌。牌下放着一盤盞盞。酒店的風貌依舊，但前來光顧的，卻已不再是出苦力的「短衣幫」和闊綽一點的「長衫客」了。來自天南地北的幹部、工人、知識分子……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或西裝革履，或穿紅着綠。他們彷彿被某種看不見的力吸引着，都興高采烈地慕名而來。

咸亨酒店的酒，仍以那種琥珀色的紹興老酒著稱。而下酒菜，除了有名的茴香豆外，還有滷雞、春卷、鹽花生、茶葉蛋等具有地方風味的小菜。前來光顧的人，似乎都想體驗一下孔乙己的口味：來一碗熱騰騰的紹興老酒，下酒菜不論多少，那盤茴香豆是不能少的。悠悠地品着老酒，細細地嚼着茴香豆，聽鄰座老者用地道的家鄉話講「山海經」，使人彷彿穿越了時空隧道，重又回到孔乙己生活的時代……

我在擁擠的人群中，好不容易找了個座位坐下，要了碗紹興老酒，又買了一盤春卷、一盤鹽花生、一盤茴香豆。酒是好酒，又香又甜又醇。幾口下去，便覺頭微醺，臉微燒，眼睛也有些朦朧起來。茴香豆價格便宜，數量多得讓人吃不完。哪像當年孔乙己那樣，吃起來要一顆一顆往嘴裏數，分掉幾顆都心痛。而如今的孩子，又有誰會稀罕和討要幾顆茴香豆？

坐在我對面的一對摩登男女，乘着酒興，竟模仿起當年的孔乙己來：女郎撒着嬌，伸手去抓碟子裏的茴香豆；男子卻伸開五指，將碟子罩住，陰陽怪氣地說道：「不多不多！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一陣開懷大笑，把這歷史上淒涼的一幕，變成取笑逗樂的「喜劇」了。我雖無緣跟他們同樂，心裏卻翻騰起來：想那孔乙己在世時，地位低下，窮困潦倒，被人挖苦、譏笑、痛打，誰人瞧得起他？而如今，人們卻模仿起他來，且以此為樂。這小小的插曲，似乎也折射出時代的進步。

在我鄰座，一位外地青年正一本正經地向一位白髮老者打聽：「真有孔乙己這個人嗎？他的後代在哪？幹什麼工作？」顯然，他把文藝作品中的藝術形象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混為一談了。老者聽後微微一笑。他並不急於糾正青年人的幼稚天真，卻不無幽默地說：「當年這紹興城裏，像孔乙己這樣境況淒慘的人，多着呢！不過他們的後代，都趕上了好世道，廠長、經理、文學家、工程師……什麼樣的人才都有。如果孔乙己生於當今，也能學有所用，說不定還能成為學者、教授，弄個政協委員當當呢！」他的話，又引來一番哄堂大笑，陣陣歡聲，陣陣笑語，把個小酒店烘托得其樂融融；酒香，菜香，生活的芳香，使每個前來旅遊的人都陶醉其中，樂不思蜀。

如今的咸亨酒店，再也見不到殘忍與淒涼、窮困和寒酸，更見不到孔乙己那樣的窮困潦倒的顧客了。有的，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聲笑語；是新時代的建設者們，在暢談新征程，品嚐新生活。

不知不覺，我也醉了。這不止是因為這裏的酒、菜美，更因咸亨酒店是一部濃縮的歷史，使我置身其中，對比昔今，更覺今日生活的美好。而生活之美，不是更醉人嗎？

而那種精緻技藝是聊天十分美好的陪襯，憑空增加了聚會的藝術感。過後回憶的時候，人自然會被一種人本和物本交替成為主角的動態印象所纏繞，讓這次聚會別具一格。

對於喝茶，這是我一貫的觀念。就好像我看待建築，也是把它當成一種伴生性的存在。因此我從來不參觀歌劇院。每到一個歌劇院，我都是事先買好一場歌劇票，再找到我的座位，聽着聽着，這建設就與歌劇融為一體了。

同樣的道理，我也不十分喜歡博物館。我更喜歡聖彼得大教堂的那種感覺。此處是神職人員的住所，那些文物就這樣堆在走廊裏，充當一種填充物。目光所到之處，視覺就受到空間、玻璃、燈光製造一種距離，使它在拒人於千里之外當中被神化。但其實，此物很難真正讓人讚嘆。它還不及你自己買來的一個別致一點的杯子。每每握着它喝水的時候，這杯子的感覺就來了。這來源於它的造型，代表一種審美的理念。你會被它影響，卻有點道不出所以然。這感覺才最妙。

禪茶一味 (一)

主，天南海北的，隨便說着話。

我最喜歡這種狀態。在我的潛意識裏，總覺得過於關注物，反倒傷害了它的價值。它本來把我們很好地聚在一起，陪伴着我們。既然這樣，愈是好的聚會才愈對得起這茶桌。倘若聊不起來，大家都挺着腰悶坐，還得有一搭沒一搭地找話，那就相當難受了。

潮汕的客堂和我那位好友的家，都是這個作風。和他們喝茶，最快樂的過程是聊天。尤其是我那位好友，我們會聊工作，還必定要交換最近對某本書的心得。這一聊起書，就很難停下來。一次，她的先生也加入進來，饒有興致地讓我們看他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的幾組照片。我們邊看邊點評，間或聽他拍攝的故事。那一晚，大家都十分盡興。

能聊，果然是最好的。更何況，我的朋友還對茶的要求極為考究。原料上要精挑細選，器皿也要上等貨。她有一把銀壺，是專程從日本買來的。只是因為鐵壺煮水會傷害水質，入口沒銀壺軟和。剛買的那陣子，我硬是被她拉去喝了好久的白水。非得讓我嚐出幾個壺裏水質的差異。不過我終於還是沒能喝出差別。然

我有一位好友極好喝茶。去到她家，除了整整一牆壁的書，剩下的就是被書擠到角落裏的那個茶櫃。當中有快500年的白牙奇蘭，是那一年我們一起囤積的。據她說，白茶擺得愈久愈出味。我聽了她的話，買了好一些。剛開始喝了一點，剩下一大半。今年再喝，確實香甜了不少。她還有一種小青橘，初看上去，是一個個完整的乾青橘。其實，裏面早就把芯子掏空了，塞上了茶葉。曬乾再泡，柑橘味道混着茶葉的味道，滿口滿腔都是。還有一款，顏色漆黑，活脫脫一大坩堝。她說這是柚子茶，黑是因為燒過，為了容易保存。總之，在她的家，喝茶向來千奇百怪。我對於鳳凰單叢的熱愛，也是在她那裏培養起來的。而喝茶時候的聊天，更是一大樂事。我們會東拉西扯，遇到一個什麼話題，就聊個半天。也許插一嘴別的，這話題就到了九霄雲外。這也沒什麼，本來就是聊天罷了。

後來去了潮汕海南，每個人人家的客堂裏都有一套功夫茶具，就那麼擺着，客人來了就泡，動作嫺熟卻不刻意。照例還是聊天為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一枚口罩的自白

我是一枚口罩，出生在香港。與「早些年間」的那些前輩不同，我的膚色並不是慣常的白、藍、綠，而是炫酷的黑色再配以金色的羽毛紋身。那天，我正靜靜地躺在銅鑼灣的貨架上曬太陽，一個美女捧起了我：「好靚喎！」「個Size啱啱好，又硬身，襯得張餅臉都會小啲！」美女緊緊抓着我，與旁邊的女友嘖嘖喳喳討論個不停。我望着她拳頭大的臉蛋暗想：這樣的「餅臉」該是戴什麼都不會顯大吧？

Anyway，我如意料之中地很快跟美女回了家，安頓好後，發現周遭還有一大片友鄰，它們各個都藍藍在線，樣樣出「色」，銀白的、灰藍的、森林綠的、大地駝的、千鳥格紋身的、水墨畫紋身的、漫威宇宙紋身的……我感覺進進了曼哈頓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會目睹美女各種時裝騷，終於穿戴整齊後，她會來到我們的「曼哈頓」，然後如閱兵一樣檢視我們，再如儀式般虔誠地點選一位村民——可想而知，那村民的外形一定是襯她當日衫的。又某一天的早上，美女打扮得很型格，還背起了她的黑金Celine，我知道該我出場了。

果然不然，美女選中並戴上了我，對鏡審視一番後，我能感覺到她的拳頭「餅臉」躲在我身後微笑。那天，美女戴着我去約會，她的朋友見到我後也大誇我靚。美女和她朋友說，已經好習慣，而且已經好喜歡戴口罩，原因有三個，一個是以前常有的傷風感冒鼻敏感都沒有了，再一個平日可以省出化妝的時間多補眠，第三個是漂亮的口罩已經完全升級成裝飾品，就和項鍊耳環一樣，屬於加分項。美女說，即便疫情過後，她甚至也打算繼續戴口罩，她說：

「這就好像內褲，除了功能外，更已經是一個安全感的問題。」哦還有，那天路上，她還被另一個不相識的美女攔住問我是哪裏買的？

——這就是我出生的這個地方，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「口罩現狀」。在這些地方，戴口罩早已經成為了一種時髦。一些店舖銷售的口罩頗有設計感，愈來愈多的企業，包括各大奢侈品牌也都在開始定製自己的原創創口口罩。在我們曼哈頓，就有來自知名品牌的VIP贈品口罩，它們因為稀有而被美女珍藏不捨得用，進而成為了曼哈頓常住居民。而在我出生的這個城市，疫情之後在最熱鬧的黃金地帶，接棒以金店光環的都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口罩專賣店。

華燈初上的時候，美女回到家，我知道我已經光榮地完成了我的工作。對於被選中成為一枚漂亮的口罩，我感到很高興，能勝利完成防護任務，我也感到非常自豪。但在高興和自豪之餘，我卻有着深深的憂慮和傷感——明天，我就會作為一枚廢棄口罩被丟棄，或埋進土裏，或扔進海裏。然而，組成我身體的聚丙烯與聚乙烯，要用超過450年的時間才會以分解成塑料碎片，而且永遠都不會降解。這意味着，我會長久不逝，和全球每個月就會產生的2,000億個同伴一起，由一個原本光榮的健康守護者變成一個麻煩的自然破壞者。這讓我擔心和傷心不已。

也因此，雖然我自己擁有一副好看的皮囊，卻真心想呼籲人類不要過分沉迷追求變化，應多多使用「同志」類的多次可清洗口罩，雖然可能型格有損，但利在長遠。

以上，是我作為一枚口罩的自白。希望疫情早日過去，人類好運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我有一位好友極好喝茶。去到她家，除了整整一牆壁的書，剩下的就是被書擠到角落裏的那個茶櫃。當中有快500年的白牙奇蘭，是那一年我們一起囤積的。據她說，白茶擺得愈久愈出味。我聽了她的話，買了好一些。剛開始喝了一點，剩下一大半。今年再喝，確實香甜了不少。她還有一種小青橘，初看上去，是一個個完整的乾青橘。其實，裏面早就把芯子掏空了，塞上了茶葉。曬乾再泡，柑橘味道混着茶葉的味道，滿口滿腔都是。還有一款，顏色漆黑，活脫脫一大坩堝。她說這是柚子茶，黑是因為燒過，為了容易保存。總之，在她的家，喝茶向來千奇百怪。我對於鳳凰單叢的熱愛，也是在她那裏培養起來的。而喝茶時候的聊天，更是一大樂事。我們會東拉西扯，遇到一個什麼話題，就聊個半天。也許插一嘴別的，這話題就到了九霄雲外。這也沒什麼，本來就是聊天罷了。

後來去了潮汕海南，每個人人家的客堂裏都有一套功夫茶具，就那麼擺着，客人來了就泡，動作嫺熟卻不刻意。照例還是聊天為

我有一位好友極好喝茶。去到她家，除了整整一牆壁的書，剩下的就是被書擠到角落裏的那個茶櫃。當中有快500年的白牙奇蘭，是那一年我們一起囤積的。據她說，白茶擺得愈久愈出味。我聽了她的話，買了好一些。剛開始喝了一點，剩下一大半。今年再喝，確實香甜了不少。她還有一種小青橘，初看上去，是一個個完整的乾青橘。其實，裏面早就把芯子掏空了，塞上了茶葉。曬乾再泡，柑橘味道混着茶葉的味道，滿口滿腔都是。還有一款，顏色漆黑，活脫脫一大坩堝。她說這是柚子茶，黑是因為燒過，為了容易保存。總之，在她的家，喝茶向來千奇百怪。我對於鳳凰單叢的熱愛，也是在她那裏培養起來的。而喝茶時候的聊天，更是一大樂事。我們會東拉西扯，遇到一個什麼話題，就聊個半天。也許插一嘴別的，這話題就到了九霄雲外。這也沒什麼，本來就是聊天罷了。

後來去了潮汕海南，每個人人家的客堂裏都有一套功夫茶具，就那麼擺着，客人來了就泡，動作嫺熟卻不刻意。照例還是聊天為